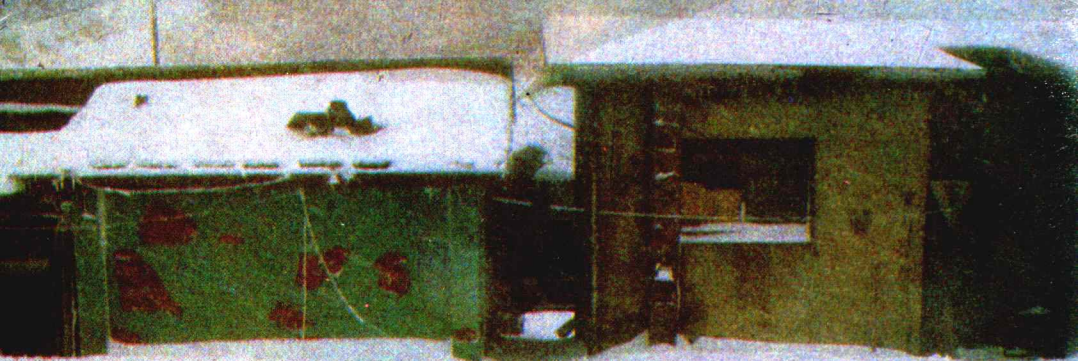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復刊第13期

現代文學

現代文學

復刊第十三期

中華民國七十年二月出版（雙月刊）

發行人兼社長
主 編
出 版 者

白 先 勇
現代文學編委會
現代文學雜誌社
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—2 號
電話：711-2024・711-7871

經 營 者

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郵撥：102221
電話：711-2024・711-7871

印 刷 所

優文印刷廠
臺北市興寧街24—9 號
電話：306-3473

國內總經銷

瑞泰文物供應社
臺北市晉江街41號
電話：341-0424

香 港 代 理

藝文圖書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誌字第一六四四號
中華郵政登記第4041號認為第一類新聞紙

定價新臺幣90元

國內長期訂閱一年（六期）450元

國外美金30元（航空郵寄）

「現代文學」復刊

第十三期目錄

第一輯

7 ● 許南村 試論施善繼的詩

65 ● 張恆豪 黑色青年的悲劇

第二輯

95 ● 蓉 子 茶與同情

99 ● 羅 青 失手打碎一個瓶子

105 ● 渡 也 美國化的乳房

109 ● 焦 桐 她的一生

111 ● 廖莫白 下港人

117 ● 宋 熹 致阿富汗

驚馳 葉維廉 ● 119

早覺會的女士、先生 施善繼 ● 133

第三輯

鳳凰樹 黃 布 ● 141

司機大夢 王 魯 ● 145

砌牆日 黃鉉彬 ● 167

過活小調 王幼華 ● 179

憤怒 洪醒夫 ● 197

第四輯

遊園驚夢 白先勇 ● 219

現代文學



「現代文學」復刊

第十三期目錄

第一輯

7 ● 許南村 試論施善繼的詩

65 ● 張恆豪 黑色青年的悲劇

第二輯

95 ● 蓉 子 茶與同情

99 ● 羅 青 失手打碎一個瓶子

105 ● 渡 也 美國化的乳房

109 ● 焦 桐 她的一生

111 ● 廖莫白 下港人

117 ● 宋 熹 致阿富汗

驚馳 葉維廉 ● 119

早覺會的女士、先生 施善繼 ● 133

第三輯

鳳凰樹 黃 布 ● 141

司機大夢 王 魯 ● 145

砌牆日 黃鉉彬 ● 167

過活小調 王幼華 ● 179

憤怒 洪醒夫 ● 197

第四輯

遊園驚夢 白先勇 ● 219

現代文學

* 第 1 輯 *

● 許南村 ●

試論

施善繼的詩



無面貌的城市氣質

施善繼生在富於臺灣古文化的鹿港。但在他的作品，却沒有例如反映在施叔青、李昂姊妹的小說中的那種鹿港古老的神秘、頹傷和輕度的瘋狂。正好相反，尤其在施善繼現代主義時期的作品中，徹頭徹尾地表現了無面貌的現代都市的氣質。這是自有原因的。

施善繼的祖父一代，是鹿港埔頭街仔的地主兼商人。「我還記得祖父開一家雜貨舖，賣米、賣鹽，日常雜貨之外，應該也賣烟賣酒。」施善繼回憶着說：「店裡有一個長而巨大的、發着烏亮光澤的錢櫃，買賣收進來的錢，就往那櫃面的洞眼裡塞。它簡直像一具巨大無比的撲滿，橫在店裡。」

臺灣光復前不久，施善繼的父親一代，遷出了鹿港，開始了城市民生活。二次大戰末期，懷着施善繼的父母疏散回到鹿港故鄉，施善繼便在故鄉誕生，並且在那兒度過了他的幼年時代。及至到了入小學的年紀，他們的一家，又遷到臺北。他的父親是一個謹慎、正直、認真而自有尊嚴和識見的公務員。而施善繼在學業完成之後，也成了領取官俸的工程人員。這兩代漫長的公務員城市民的生活，恐怕是施善繼作品中所表現的城市民氣質的重要根源，當然也說明了只度過朦朧的幼年時代的鹿港，始終未在施善繼作品中成爲一種主調出現在作品中的緣由罷。

自小聰敏過人的施善繼，從小學時代，就在課業上表現了他的才智。在中學時代，他成爲校刊的投稿人。並且在長姊的愛護下，有了一點零用錢買一些雪萊、拜倫、朗斐羅的譯本，一個人耽讀起來。

在那個時代，也不知有多少文學的青少年，先從坊間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開始接近詩，然後開始移目於當時臺灣的名詩人。「當時，正是余光中的詩名正盛的時候。我不但找到余光中的詩——例如他的『萬盛節』——而且還認真、虔誠地啃啊，」施善繼說。就在那時，即民國五十二年頃，當時的徵信新聞報的社會版上，報導了臺北著名的街頭詩人周夢蝶的故事。「我於是才知道：周夢蝶那兒有最齊全的現代詩刊物和一些前衛文學和藝術雜誌，」施善繼回憶說。他從此成了周夢蝶書攤上的常客，也在那兒買了不少現代詩人的作品和雜誌。這時候的少年施善繼，像其他許許多多寫詩的文學青年一樣，從半生不熟的英國浪漫主義的詩，越過中國五四以降至四十年代的新詩傳統的斷層，宿命地被臺北的「超現實主義」現代詩所吸收。

民國五十三年，中國文藝協會在臺北主催了一個為期長達半年，規模龐大的「文藝研究班」。「詩組的主任是紀弦，指導老師是痲弦和鄭愁予。」施善繼說：「痲弦和鄭愁予，當時真可以說是現代詩國中兩顆熠熠的明星咧。」爲了「目睹這些名詩人的丰采」，施善繼參加了研究班。「除了痲弦和鄭愁予，常有當時已經成名的詩人如洛夫、羅門這些人到課堂上做特別指導。」施善繼說：「當時的學員，沒有一個不是懷着虔誠、感激的心受教的，而其影響之大，便可以想見了。」

以「優異」的成績從「文藝研究班」結了業之後，施善繼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刻苦、認真地讀臺灣現代詩大師們的作品，也模倣着寫詩。在一九六〇年代下半，正是臺灣在詩、音樂、繪畫各方面的現代主義的全盛時代。「劇場」雜誌、「前衛」雜誌、抽象畫展、現代藝術季、「文學季刊」和「現代文學」……滙合起來形成一股在文藝上極力追求「新」和「現代」的風潮。這股「莫之能禦」的潮流，甚至漂洋過海，使當時在馬祖前線的碉堡中服役的施善繼，也「成天耽讀着卡夫卡、卡繆的譯本，沈浸在自己醞釀的孤獨、荒疏、索漠和晦澀的『現代感』之中，寫着一首又一首沒有人看得懂的詩寄回臺灣……」施善繼笑着、喟嘆似地說。

2 一個晦澀的過程

回憶做現代派超現實主義的學生的時代，施善繼說：

「那時候，比較明顯地影響了我的詩人，有余光中、痲弦、鄭愁予和洛夫這些人。在當時，真是態度嚴肅、認真、熱情。我研讀他們的詩、他們的詩論，創作時滿腦子全是這些當時我奉爲大師所設的框框架架。」

問題是：那時候和施善繼同一代或者前後代的詩青年，誰又不是呢？頂多是在他們嚮往的「大師」的名單中，更換一個林亨泰、錦連、白萩等不同的名字罷了。

當問及遷徙於鹿港和臺北，以及臺北市裡的這一個和那一個地區的、受家人殷殷期待、苦學於臺北師範的姊姊爲了供弟弟求取更完整的教育，爲了兒子的教育變賣田產，過着半生清苦的公教人員生活的父親，和少年時代的個人的憂悵、不成熟的哲思、如何表現在他這些過份早熟的現代詩中時，施善繼苦笑起來。「沒有一首表現了這些，你瞧，」他說道：「一九七二年，我遇見當時因狠狠批評了現代詩而著名的一位朋友。他訪問過當時我在三重的侷促的家。他問我：爲什麼你的詩中看不見你自己和周遭的生活？」

一方面是清苦却不失正直和清廉的城市公務員生活，一方面却是無秩序的、荒蕪的、與生活毫不相涉的現代詩的世界。「既是人，就不能沒有他自己的苦悶、各種情緒和感情。」施善繼說：「但是，現代詩極爲專斷地告訴我們：詩只有一種表現的方法、形式和語言。除此以外，再沒有別的詩語言和形式。」

從意識中自動或有意擠壓、釀造出來的一字、一辭，在蕪雜的情況、動機、誘因中閃現在腦中最原始的思惟——把它們捕捉起來，安裝在當時幾位現代詩壇中的名人所創造出來的框框裡。這就是當時施善繼——和他許多年輕的詩青年們的工作。

「回想起來，在那時，引動你寫詩的，不是一個清楚的、有開始、過程和結尾的事件；也不是一件事理明晰的事物。詩人只爲了一種模糊的感受、一種『調調兒』、一種情緒去寫。從頭到尾，都是一個晦澀的過程。」施善繼說。儘管這樣，施善繼早早地在他很年輕的時代，在「藍星」、在「文星」、在「現代文學」發表了他的作品。這對於當時洶湧於臺北現代詩之潮流中，力爭上游的無數青年中，已算是令人矚目的「成就」。也就在這個時期，他和痲弦、洛夫有了更進一步的友情。他的詩，也頗爲當時臺北超現實主義詩的重鎮「創世紀

「所「推許」。十幾年以後的今日，在回想中，施善繼對於廬弦、洛夫和商禽這些朋友，仍懷着一份個人溫暖的感念。「做爲朋友，他們都是善良、熱情、體貼的朋友。他們給予我許多熱心的教導。儘管今日我詩風已變，但這並不影響我對他們的友情的繫念。而且，我還相信，」施善繼說：「在學做現代詩時他們所給予我在技巧、文字上的教育，在今日或未來，對我也絕不完全是無用的。現代詩在臺灣的興起，正如它的衰落一樣，總也有它的道理。我贊成不能全由這些『大師』們負責。因爲，畢竟我同他們生活過，了解他們的心情。」

3

「傘季」

民國五十八年，施善繼出版了他的頭一本詩集「傘季」，收集了一九六四到六九年間的他的作品。爲了回頭研究一個現代詩人以怎樣的過程寫成一首詩，施善繼舉出他的一首題爲「消息」的散文詩。它是這樣寫的：

菲莉莎，五月時，你携一卷紀德與棕栢來此。你靜靜的絲帕，告訴我，你悄悄的驚喜，（不爲什麼），小小的耳語，（不爲什麼），着一襲純白格子的消息。你烏亮的雙瞳繫不盡昨日，昨日的甜蜜。迴旋着，那一裙你自己的圓舞。

沙拉沙特那支歌裡，沒有說你流浪了多久？而你在那樣子的南方，風的椰樹，雨的芭蕉。尋不出病蟲害的果園，一枚菓子，你蘊藏各式季候的渴想。

復活節剛過，在一景琉璃的山色裡，遊艇與湖水停泊。純樸的短髮，當風信來訪，盪漾着輕暢的溫柔，你的步履，便在亂石堆中隱沒。你懸掛十八個A小調，在我無韻的牧場。

一點點陽光的，這日子，你在雲層，唉，鄉音就此靜寂。你在我的上頭，而那是蕭邦的月台。小街濕濕，星子們今晚一定更加憂傷。

據作者說，這是送給當時戀愛着的、來自菲律賓的一位少女華僑的一系列情詩之中，比較易懂的一首。菲莉莎，顯然是少女的名字。「五月」，是兩人初遇的月份。紀德是作者當時正在耽讀着的作家。「棕櫚」和紀德有關，也和菲莉莎寄居的南國有關。「絲帕」、「驚喜」、「耳語」，都是年輕的戀人初見的喜悅。「純白格子」，是她當時的衣裳，「圓舞」則與彼女的圓裙有關。

沙拉沙特，是流行於當時前衛文學青年中的「流浪者之歌」一曲的作者。流浪，經過了美化，使一個華僑少女來臺的遊歷，也成了「流浪」。「風的椰樹，雨的芭蕉」，是「蕉風、椰雨」這個套語的扭轉。「尋不出病蟲害的菓園」，是比喻菲莉莎家道之豐裕，不知人世波折與艱苦。

第三段寫二人遊於石門水庫。「十八個A小調」云云，和作者當時沈迷古典音樂有關。第四段寫菲莉莎遊罷回僑地。「雲層」，喻彼女在飛機上。「鄉音」，指菲莉莎操沈重閩南祖鄉口音，與鹿港口音極近，而濃重猶有過之。

像這樣，詩人由許許多多閃爍不定的意象語辭，圍繞着心中朦昧的主題，以似是而非的語構，寫成作品。至若何以，以及如何「絲帕」能「告訴」「我」你的「驚喜」，詩人是不管的。至於「白格子」和「消息」的關係，「烏亮的雙瞳」如何「繫不盡」「甜蜜」，詩人是不必說明的。可以看見，現代詩只在表現一種氣氛、

「一種「味道」，一種「調調兒」罷。然則，這樣一首基本上十分稚幼的浪漫主義情懷，換成一首「野風」式的口語詩，恐怕會把少年戀情中那一份懽悅、迷惘、崇拜和感傷表達得更好，更清楚，更引人共鳴。」

4

形式主義的創作和批評

然而，現代詩所追求和表達的，的確不是一個完整的意義。它所追求並表達的，是把字、片語和句子，以及標點拿來拼湊、把玩，得到刻意或者漫不經心的效果。當時已極負盛名的余光中，為「傘季」寫了萬言的評介。現在讀來，他的態度誠懇，用意也嚴肅。對於施善繼這樣的句子——

那時 在拿坡里

在珊瑚露淒亞港灣

傍晚 在藍波深處

漁人已歸自海上

他的故里

蓉蓉

余光中說，「純就意象而言」是「夠圓熟的」。對於這樣的句子——
背後曳着變換的風景，我們溶解在無纖維的南方